事實類苑/卷4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事實類苑

◀上一卷

卷四十一　文章四六

下一卷▶

◆曠達隱逸（一）

真宗召隱士

真宗祀汾陰，召河中府處士李瀆、劉巽，巽拜大理評事，致仕，仍賜緋。瀆以疾辭。又召華山鄭隱、敷水李寧對於行宮，隱賜號正晦先生。又召陝州魏野，亦辭疾，不應命。出聖政錄。

陳希夷

陳摶，譙郡真源人，與老聃同鄉里，生嘗舉進士不第，去隱武當山九室岩辟穀練氣。作詩八十一章，號指玄篇，言修養之事。後居華山雲臺觀，多閉門獨臥，經累月至百餘日不起。周世宗召至闕下，令於禁中扃戶以試之，月餘始開，摶熟寢如故，甚異之。因問以神仙黃白修養之事，飛昇之道，摶曰：“陛下為天下君，當以蒼生為念，豈宜留意於為金乎？”世宗弗之責，放還山，令長吏歲時存問。訖太祖朝，未嘗召，太宗即位，再召之。雍熙初，賜號希夷先生，為修所居觀，留闕下數月，多延入宮中書閤內與語，頗與之聯和詩什。謂宰相宋琪等曰：“陳摶獨善其身，不干勢利，真方外之士。入華山已

四十年，計其年近百歲，且言天下治安，故來朝覲，此意亦可念也。”遣中使送至中書，琪等問曰：“先生得玄默修養之道，可以授人乎？”曰：“摶遁迹山野，無用於世，神養之事，皆所不知，亦未嘗習練吐納化形之術，無可傳授。擬如白日升天，何益於治？聖上龍顏秀異，有天人之表，洞達古今治亂之旨，真有道仁聖之主，正是君臣合德以治天下之時，勤行修練，無以加此。”琪等表上其言，上覽之甚喜。未幾，放還山。端拱二年夏，令其徒賈德於張超谷鑿石室，室成，手書遺表曰：“臣摶大數有終，聖朝難戀，於七月二十九日化形於蓮花峯下張超谷中。”緘封，如法至期卒于石室中，啟封視之、乃預知也。死七日，支體猶溫，有五色雲閉塞洞口，終月不散。見楊文公談苑。

二

陳摶，周世宗嘗召見，賜號白雲先生。太平興國初，召赴闕，太宗賜御詩云：“曾向前朝出白雲，後來消息杳無聞。如今若肯隨徵詔，摠把三峯乞與君。”先生服華陽巾草屨垂絛，以賓禮見，賜坐。上方欲征河東，先生諫止。會軍已興，令寢於御園，兵還，果無功。百餘日方起，恩禮特異，賜號希夷，屢與之屬和。久之，辭歸，進詩以見志云：“草澤吾皇詔，圖南摶姓陳。三峯千載客，四海一閑人。世態從來薄，詩情自得真，乞全麋鹿性，何處不稱臣？”上知不可留，賜宴便殿，宰臣兩禁赴坐，為詩以寵其行。見澠水燕談。

三

真宗時，陳摶被詔赴闕下，間有士大夫詣其所止，願聞善言，以自規誨。陳曰：“優好之處勿久戀，得志之處勿再往。”聞者以謂至言。見倦游雜錄。

四

華陽隱士李奇，自言開元中郎官，年數百歲，人罕見者。關中呂洞賓者，有劍術，年百餘歲，貌如嬰兒，行步輕疾，皆嘗至摶齋中。奇以朱書青紙詩，令小童齎寄摶，摶與酬唱，如交友。

五

興國中，太宗召陳摶赴闕，摶隱華山雲臺觀百餘歲。世宗拜諫議，不受。始四五歲，戲

渦水側，一青衣媼抱置懷中，乳之曰：“令汝更無嗜慾之性，聰悟過人。”先生有高識，嘗戒門人种放曰：“子他日遭逢明主，不假進取，迹動天闕，名馳寰海。名者，古今之美器，造物者深忌之。天地間無完名，子名將起，必有物敗，可戒之。”放至晚節，侈飾過度，營產滿酆鎬間，門人戚屬，亦怙勢強併，歲入益厚，遂喪清節，時議凌忽。王嗣宗京兆，乘醉慢罵，條奏於朝，會赦方止。祥符八年，一旦山齋晚起，服道衣，聚諸生列飲，取平生文稿悉焚之，酒數行而逝，奇男子也。見玉壺清話。

江直木

江直木，隱居廬山，有至行。一夕，有盜入齋中，直木假寐不動，清貧無它物，唯持藥鼎而去，遺其蓋。直木俟其出戶，隨後擲蓋與之，來日謂人曰：“器不全成，得之安用？”報曉雞為狸所食，直木悵然，將有以報雞之冤者。來日，持百錢坐路隅以俟，有持死兔過者，即市之，割以祭雞。人或謂直木，此非狸，直木曰：“亦是其類也。”見楊文公談苑。

劉孝叔

劉孝叔吏部公述，深味道腴，東吳端清之士也。方強仕之際，已恬於進，撰一閿以見志，曰：“掛冠歸去舊煙蘿，聞身健，養天和，功名富貴非由我，莫貪他。這岐路，足風波，水精宮裏家山好，物外勝游多。晴溪短棹，時時醉唱裏棱羅，天公奈我何。”後將引年，方得請為三茆宮僚，始有養天和之漸，夫何以先朝露歌此閿幾三十年，信乎一林泉與軒冕，難為必期。湘山野錄。

王昭素

王昭素先生，酸棗人，博學通九經，尤長於易，作易論二十三篇，學者稱之。李穆薦之太祖，召見，年已八十，貌不衰。太祖問何不求仕，致相見之晚耶？對曰：“草野陋儒，無補聖化。”賜坐講易，帝嘉之，以為國子博士，逾月，賜茶藥遣還。先生善攝養，年九十餘方卒。見澠水燕談。

魏野

魏野居於陝郊，其地頗有水竹之勝，客至，必留飲酒。真宗時，聘召不起。天禧中卒，

贈秘書省著作郎。野子閑，有父風，皇祐中，天章閣待制李昭言於朝，號清逸處士。春明退朝錄。

二

魏野字仲先，陝府人，不喜巾幘，無貴賤，皆紗帽白衣以見之，跨白驢。真宗祠汾陰，召不起。能詩，有唐人風格，卒贈著作郎，蠲其家役。李瀆，野之中表兄也，瀆卒，野哭之慟，謂其子曰：“吾不可往，爾宜去奠之。”才六日，而野亦卒，人以為異。

田徵君

田徵君告，字象宜，篤學好文，理致高古。嘗學詩於希夷先生，先生以詩評授之，故詩尤清麗。平居寡薄，志在經世。太祖建國，思得異人，詔詣公車，會奔父喪。久之，東遊過濮，止王元之舍，元之貽書勉進其道。會大河決溢，君推鯀禹之所治，著禹元經三篇，將上之，不果。已而得水樹於濟南明水，將隱居焉，因致書徐常侍鉉，質其去就。鉉答曰：“負鼎扣角，顧廬築巖，各因其時。不失其道，在我而已，何常之有？”遂決高蹈之計，發易筮之，遇睽，因自號睽叟。從之學者常數百人，宋維翰、許袞最其高弟。二子登朝，盛稱其師。淳化中，韓丕言於天子，召君赴闕，詔書入門而卒。其後文多散墜，皇祐中，濟南崔書耽伯裒其遺逸，得四十八篇，析為二卷，又次其出處，為睽叟別傳云。

麻先生

麻先生仲英，幼有俊才，七歲能詩，隨侍官鄜州。時宋翰林白方謫官鄜畤，聞而召之，坐中賦詩十篇，宋大稱賞。翌日，宋以浣溪牋、李廷珪墨、諸葛氏筆遺之，仍贈以詩曰：“宣毫歙墨并牋紙，寄與麻家小秀才。七歲能吟天骨異，前生已折桂枝來。”十七一試禮部，歸以二親喪，祿不及養，無復仕宦意。退居臨淄辨士里別墅，久而記覽該洽，行義高潔，鄉黨化服。鄰里有爭訟者，不決於有司，而聽先生辨之。雖凶歲，盜不入其家。富韓公、文潞公守青州，皆嘗致書幣，龐莊敏公出鎮，遣其子奉書召至府中，禮之極厚，累以詩貽之。薦其行義于朝，詔以為國子四門助教，州學教授。東方學者爭師之，卒年九十。先生，余祖母長安君兄也。或以為宋詩云“前生已折桂枝來”，今世不復折桂也。先生一試不第，終身罷舉，宋詩已讖之矣。

李昭君

陝郊魏處士野、蒲中李昭君瀆，乃中表也，俱有高節，以吟詠相善。野於東郊鑿室方丈，蔭以脩竹，泉流其前，曰樂天洞。瀆結茅中條之陰，曰浮雲堂，皆有瀟洒之趣。每乘興相過，賦詩飲酒，累日乃去。一日瀆過野曰：“ 前夕恍惚如夢中，床下有人曰：「行到水窮處，未知天盡時。」即正誤曰：「盍云坐看雲起時？」對曰：「此浮雲，安能起耶？」瀆水命，此必死期，故來訪。 ”別還家，未幾卒。

史延壽

史延壽，嘉州人，以善相遊京師，貴人爭延之。視貴賤如一，坐輒箕踞，稱我。人號曰史不拘，又曰史我。呂文靖公嘗邀之，延壽至，怒閽者不開門，叱之，閽者曰：“ 此相公宅，雖侍臣亦就客次。 ”延壽曰：“ 彼來者，皆有求於相公，我無求於相公，相公自欲見我耳。爾不開門，我徑還矣。 ”閽者走白公，公開門延之。延壽挾術以遊於世，無心於用舍，故能自重如此。

聱隅子

建安黃晞，慶曆中遊京師，高文古學為世稱重，著書數萬言，自號聱隅子。晞貧有守，不干科舉，而貌寢氣寒，不自修飾。石守道在太學，率學官生員厚禮聘晞為學正，晞踰垣而避之。故歐陽文忠公詩曰：“ 羔雁聘黃晞，晞驚走鄰家。 ”近臣連章薦其道義，詔授京秩，將以為國子司業，拜命數日，一夕暴卒於景德僧舍，士大夫惜之。

五老會

慶曆末，杜祁公告老，退居南都，與太子賓客致仕王渙、光祿卿致仕畢世長、兵部郎中分司朱貫、尚書郎致仕馮平，為五老會，吟醉相懽，士大夫高之。祁公以故相耆德，尤為天下傾慕，故兵部詩云：“ 九老且無元老貴，莫將西洛一般看。 ”五人年皆八十餘，康寧爽健，相得甚懽，故祁公詩云：“ 五人四百有餘歲，深稱分曹與挂冠。 ”而畢卿年最高，時已九十餘，故其詩云：“ 非才最忝預高年 ”也。是時歐陽文忠公留守睢陽，聞而嘆慕，借其詩觀之，因次韻以謝，卒章云：“ 聞說優游多唱和，新篇何惜盡傳看！ ”見澠水燕談。

江鄰幾

江鄰幾善為詩，清淡古風。蘇子美坐進奏院事謫官，後死吳中。江作詩云：“郡邸獄冤誰與辨？皐橋客死世同悲”，用事甚精當。嘗有古詩云：“五十踐衰境，加我在明年。”論者謂莫不用事，能令事如己出，天然渾厚，乃可言詩，江得之矣。江天質淳雅，喜飲酒鼓琴圍碁，人以酒召之，未嘗不往，飲未嘗不醉，已醉眠，人強起飲之，亦不辭也。或不能歸，即留宿人家，高度風韻，陶靖節之比。江嘗通判廬州，有酒官善琴，以坐局不得出，江旦旦就之。郡中沙門羽士及里氓能碁者數人，呼與同往。郡人見之習熟，因畫為圖，前列騶導，有一人騎馬青蓋，其後沙門羽士褐衣數人，葛巾芒屩，累累相尋，意思蕭散。惜時無名手，此畫不足傳後，何必減嵇、阮也。劉貢父詩話。

司馬溫公

司馬溫公優游洛中，不屑世務，齊物我，一窮通，自稱曰齊物子。元豐中秋，與樂全子訪親洛汭，並轡過韓城，抵登封，憩峻極下院。趍嵩陽，造崇福宮、紫極觀，至紫虛谷，尋會善寺，過環轅道，遽達西洛。少留廣度寺，歷龍門，至伊川，訪奉先寺。登華嚴閣，觀千佛岩。躡山徑，瞻高公真堂。步潛溪，還寶應，觀文富二公庵。之廣化寺，拜汾陽祠，下涉伊水，登香山，到白公影堂。詣黃龕院，倚石樓，臨八節灘，還伊口。凡所經遊，發為詠歌，歸序之以為洛遊錄，士大夫爭傳之。

劉孟節

劉孟節先生概，青州壽光人，少師种放，篤古好學，酷嗜山水。而天姿絕俗，與世相齟齬，故久不仕，晚乃得一名，亦去為吏。慶曆中，朝廷以海上岠嵎山震，逾年不止，遣使訪遺逸，安撫使以先生名聞。詔命之官，亦不就。青之南有冶源，昔歐冶子鑄劍之地，山奇水清，傍無人煙，叢筠古木，氣象幽絕。富韓公之鎮青也，知先生久欲居其間，為築室泉上，為詩并序以餞之，曰：“先生已歸隱，山東人物空。”且言先生有志於民，不幸無位，不克施於時，將著書以見志。謂先生身雖隱，其道當與日月雷霆相震耀。其後范文正公、文潞公皆優禮之，欲薦之朝廷，先生懇辭，二公亦不敢強，以成其高尚。先生少時，多寓居龍興僧舍之西軒，往往凭欄靜立，慨想世事，歔吁獨語，或以手拍欄干。嘗有詩曰：“讀書誤人四十年，幾回醉把欄干拍。”司馬溫公詩話所載者是也。

王樵

王樵，字肩望，淄川人，性超逸，深於易，善擊劍，有概世志。廬梓桐山下，稱淄右書生，不交塵務。山東賈同、李冠皆尊仰之。咸平中，契丹內寇，舉族北俘，潛入虜中訪其親，累年不獲，乃歸。持諸喪，刻木為親，葬山東，立祠，奉侍終身。太守劉通詣樵居，樵踰垣遁去。其後高弁為知州事，范諷為通判，相與就見之。李冠以詩寄之，曰：“霜臺御史新為郡，棘寺廷評繼下車。首謁梓桐王處士，教風從此重詩書。”晚自號贅世翁，為贊其門曰：“書生王樵，薄命寡志。無益於人，道號贅世。”預卜地為窀，名繭室，中置石塌，刻石其上曰：“生前投軀，以虞不備。歿後寄魄，以備不虞。”後感疾，即入臥室中，自掩戶，乃卒。命以古劍從葬。著遊邊集三卷，安邊三策，說史十篇，皆散亡。濟南李芝為贅世先生傳，載其事。治平中，淄川僧文幼募資，即其地復為繭堂，并起堂祠樵。文幼薄能為詩，精陰陽地理。

李瀆處士

蒲中李瀆處士，父瑩，國初為侍御史，有直聲。瀆少好學，有高志，長廬中條山下，以泉石琴詠自樂，未嘗造州縣。真宗祀汾陰，詔赴行在，瀆不起，有表稱謝云：“十行溫詔，初聞丹鳳啣來；一片閑心，已被白雲留住。”真宗製詩以賜之。時有同郡劉巽治三傳，年老博學，躬耕不仕，以講授為業，真宗亦以一絕句賜之。見澠水燕談。

孫集賢

孫集賢冕，天禧中，直館幾三十年，江南端方之士也。節概清直，晚守姑蘇，甫及引年，大寫一詩於廳壁，詩云：“人生七十鬼為鄰，已覺風光屬別人。莫待朝廷差致仕，早謀泉石養閑身。去年河北曾逢李見素，今日淮西又見陳。或云陳、莊二公被差者也。寄語姑蘇孫刺史，也須抖擻老精神。”題畢，拂衣歸九華，以清節高操羞百執事之顏。朝廷高其風，許再任，詔下，已歸，竟召不起。王冀公欽若，里閈交素也。冀公天禧中罷相，以宮保出鎮餘杭，艤舟蘇臺，歡好款密。醉謂孫曰：“老兄淹遲日夕，且寬衷，當別致拜聞。”公正色答曰：“二十年出處，中書一素交，潦倒江湖，不預一點化筆，殆事權屬他。出廟堂數千里，為方面，始以此語見悅，得為信乎？”冀公愧謝，解舟遂行。見湘山野錄。

孫宣公

孫宣公奭以太子少傅致仕，居於鄆。一日，置宴御詩廳，仁宗嘗賜詩，刻石所居之廳壁。語客曰：“ 白傅有言：「多少朱門鎖空宅，主人到老不曾歸」，今老夫歸矣。 ”喜動于色，復顧石守道，諷易離卦九三爻辭，且曰：“ 樂以忘憂，自得小人之志。歌而鼓缶，不興大耋之嗟。 ”公以醇德奧學，勸講禁中二十餘年，晚節勇退，優游里中，始終全德，近世少比。

麻希夢

端拱初，太宗詔訪高年，前青州錄事參軍麻希夢年九十餘，居臨淄，召至闕下，延見便殿，賜坐，語極從容。詢及人間利害，對之甚詳，多蒙聽納。他日，訪以養生之理，對曰：“ 臣無他術，唯清心寡欲，節聲音，薄滋味，故得至此。 ”詔以為尚書工部郎中，致仕，賜金紫。工部好學，善訓子孫，子景宗，興國中登進士甲科，孫溫基、溫舒，祥符中相繼舉進士第，為天下第三人，而天下稱麻氏教子有法。

張乖崖

楊文公由禁林為汝守，張尚書詠移書云：“ 張老子今年七十矣，氣血衰劣，湎然沉昏，入靜自守，以真排邪。忽覩來緘，不審大年官若是，而守若是。又思大年氣薄多病，應遂移疾之請。盛年辭榮，是名高格，若智不及氣，屑屑罹禍者，自古何限！大年素養道氣，宜終窶掃地，莫致潤屋。得君得時，無害生民。大年知張老子乎？老子心無蘊畜，絕情絕思，顧身世若脫屣，豈能念它人乎？大年自持，不宣。詠白。 ”其語真氣勁，如乖崖之在目。干寶晉書稱王獻之，嘗云：“ 吾於文章書札，識人之形貌情性。 ”真所謂也。